

藤萝心事

此生有你

●李爱萍

你和我长相相似,别人一看便知是同胞姐妹。你可以说是我的微缩版。在咱们三姐妹中,你年纪最小,却最有主见,做事干脆利落,活脱脱母亲的模样。

从小,你就是父母眼里最省心的孩子。安分、懂事、体贴,小小的身子藏着大大的能量,天生一双巧手,家里被你 and 姐姐拾掇得井井有条。你和姐姐都勤快利索,唯独我,是个不折不扣的“家务白痴”。追求完美的母亲见我笨手笨脚,索性让我一心读书,因此成全了我学业上的一路顺遂。你和姐姐从来都不嫉妒我享清福,我也乐得享受妈妈的“偏爱”,逍遥自在,却在家务方面,一直笨拙迟钝,直到年近四十,才慢慢学着与柴米油盐打交道。

学习上,我是人人夸赞的英语尖子,可你偏偏在这门功课上不开窍。年少轻狂的我,最缺的正是耐心,讲两遍你仍一脸茫然时,一句伤人的“笨死了”便脱口而出,像一支利箭射向你,扎进你心里。几次之后,你再也不敢问我了。那时的我,只觉得卸下了重担,暗自庆幸不用再面对“愚笨”的你,却不知道这样的放弃,竟成了我心头长久的遗憾。

你因英语拖了后腿,与重点高中擦肩而过,只能退而求其次,选择了职业高中。即便后来的工作与当年所学毫无关系,你也从未抱怨过半句。只是多年后,你无意中提起的一句话:“如果你当初耐心一点教我,我或许不会过得这么累。”没有责备,没有埋怨,却像一根细针,扎在我心上,让我自责多年,至今想起,仍难以释怀。

这些年,一直是你默默护着我,宠着我。最难忘我高考那几天,放假在家的你主动承包了我的午餐。你带着花样煮我爱吃的饭菜:第一天是清甜解暑的绿豆汤,配着松软的馒头;第二天是鲜香爽口的米粉汤,翠绿的丝瓜、金黄的煎蛋、Q弹的鱼丸,荤素搭配,色香味俱全,让人看着就胃口大开。煮好之后,你顶着烈日,亲自送到考场外。

我一出考场,就看见你踮着脚、伸长脖子,在拥挤的人群里张望,费力地寻找我,手里紧紧提着饭盒,额头满是汗珠。一见到我,你立刻喜笑颜如花,满眼都是欢喜。我催你快回去,你迟迟不肯,非要等我吃完把饭盒带回去洗。直到我故作生气,

你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那一天,我在心里默默发誓:将来,我一定要好好疼你、宠你,用一辈子去弥补。

长大后的你,依旧坚韧得让人心疼。你一人打两份工,家里家外打理得妥妥帖帖,就算腱鞘炎发作,疼得抬不起手,等稍微好转,你也只是笑着说:“累不死,就继续做。”我心疼你的辛苦,却帮不了多少忙,只能时常送去水果点心,陪你说说话,拉着你出门散心。你太能干,总有操不完的心;你太顾家,心里装的都是家人,却唯独忘了好好爱自己。

如今,我和你住在同一个小区,真正一碗汤的距离。当初选择比邻而居,不仅仅是喜欢这里的风景与安静,更想着等我们老了,能朝夕相伴,互相照应。每当你煮了我爱吃的地瓜粥、面线糊,你总会第一时间打电话叫我;我也会带上你喜欢的小点心,欣然前往。你总笑着打趣:“送地瓜回芋头吗?”其实于我而言,能坐下来和你说说话,比吃什么都暖心。

有时我网购了东西却不会组装,第一时间想到的,永远是你。你一边麻利地动手组装,一边数落我:“你这个手残党,总说买不买买买买,买了又不会装不会用。”我便撒娇耍赖:“因为我有个无所不能的巧手妹妹,没有什么能难住你。”你故意板着脸:“少给我灌迷魂汤!”你嘴上继续叨叨,手上却早已替我收拾妥当。我几次搬家,也都是你来帮我收纳整理,我们一边忙活,一边说说笑笑,收拾杂物的枯燥无味,早被我们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
一直以来,我都无比笃定:你,就是那个能为我的笨拙托底的人,是我生命里最可靠的超人。我们俩,不仅容貌酷似,更是心有灵犀,常常不约而同地说出同一句话,也有着极为相似的爱憎分明。都说父母子女是半生的缘分,唯有兄弟姐妹,是贯穿一生的陪伴,是从小到老,不离不弃的依靠。

你,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,却是我这一生最佩服、最心疼、最高不开的人。前半生,是你护我、宠我,包容我的任性;后半生,我只想拼尽全力,做一个合格的姐姐,好好待你,好好疼你,好好爱你。

妹妹,此生有你,便是我最大的幸运。愿我们守护这难得的手足情深,风雨相伴,相扶到老,幸福到老。

羹汤暖意

包在汤圆里的团圆

●高峰

元宵节那天,母亲打电话来,问我回不回去。

我说回。她在那头说,那我准备准备,晚上包汤圆。

我小时候,元宵节是要包汤圆的。不兴买,都是自家做。那时候没有现成的糯米粉,得自己磨。腊月底就把糯米泡上,泡几天,然后挑到村里有石磨的人家去磨。石磨沉得很,要两个人推,一个人往磨眼里添米。雪白的米粉就从磨缝里流出来,落在下面的簸箕里。磨好的米粉要晒,晒干了收起来,留着过年做汤圆、做年糕。

我们孩子最盼着这一天。不光能吃,还能玩。母亲揉面的时候,总要揪一小块给我们,让我们捏着玩。我捏过兔子,捏过小狗,捏过小人,捏完了舍不得下锅,放在窗台上晾着。第二天一看,裂了,干了,不能吃了,还是舍不得扔。

母亲包的汤圆,个大,皮薄,馅足。馅是自己做的,黑芝麻炒熟了,碾碎,拌上猪油和白糖,香得能让人流口水。她包的时候,先把面团搓成长条,揪成一个一个小剂子,搓圆,按扁,捏成小碗状,舀一勺馅放进去,再慢慢收口,最后搓得圆圆的,白白胖胖。

下锅的时候更有意思。水开了,汤圆一个个滑下去,沉到底,过一会儿又慢慢浮上来。母亲说,汤圆浮起来就是熟了。我们围在锅边看,看那些白白的小东西在水里翻跟头,挤来挤去的。锅盖一掀,热气扑一脸,香也扑一脸。

今年回去,母亲已经在灶屋里忙了。案板上摆着一大团和好的

糯米面,用湿布盖着。旁边一碗黑芝麻馅,也准备好了。见我进来,她抬头看一眼,说,洗手,来帮忙。我洗了手,坐在案板前,揪了一小块面,在手里搓。母亲在旁边包,我看她包得飞快,一捏一个。我包得慢,还包不圆。她看一眼我手里的,说,你小时候包得比这好。我说,小时候是瞎捏,不讲究。她笑了,说,不讲究也是好的。正包着,父亲进来了,也洗了手,坐下一起包。我们仨围在案板前,一边包一边说话。说家长里短,说我小时候的事。说有一年元宵节,我吃了十多个汤圆,撑得走不动路。母亲说,那时候你才多大,肚子圆滚滚的,像个汤圆。父亲说,那是馋的。

我说,现在也馋,吃不下了。说话间,汤圆包好了,整整齐齐摆了三排。母亲去烧水,我跟父亲收拾案板。水开了,汤圆下锅,咕嘟咕嘟煮着。盛出来,一碗一碗端上桌。我咬一口,皮软软的,糯糯的,馅流出来,甜得化不开。那芝麻香,是小时候的味道。

吃着吃着,母亲忽然说,你奶奶包的汤圆,比我还好。她包的皮更薄,馅更多,从来不破。我说,我记得。有一年元宵,她包了好多,给每家都送一碗。母亲点点头,说,你奶奶那个人,自己舍不得吃,总要给别人吃。我没说话,又咬了一口汤圆。

月亮升起来了,圆圆的,亮亮的,挂在天上。我吃着汤圆,看着月亮,想起小时候祖母说的话:元宵的汤圆,天上的月亮,都是圆的,人也要圆圆满满的。

岁月织锦

小时候家里穷,穿的衣服要么是大的孩子穿不上的,要么是旧的衣服翻新

的。先生曾经给我说过有一年家中的表亲送来了穿不上的衣服,其中一件是绿军装,裤子已经磨出了洞,但他因为崇敬军人,穿上后屁颠屁颠地兴奋了一个春节。

不管平常怎样,春节的时候,家里面总是要想尽千方百计给孩子换一身新衣。因为新年不光家里面要来亲戚,还要到处去走亲戚。大人们要面子,孩子们不在意这些。但是他们每个人都想要最好的衣服,什么样的衣服能称为最好呢?标准很简单,不是新旧程度,也不是面料,而是论有多少兜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判标准呢?那时候很少人会有包包,连用过的化肥袋子也是珍贵得不得了。兜多便似一个百宝箱,可以把各种不值钱的小玩意全装进去,尤

旧棉袄

●刘艳玲

其是男孩子:弹弓、纸拍、弹子,甚至还有可以吓唬别人的小虫子。兜多的衣服还能装好吃的。春节不管到谁家,说一声:新年好。总会被各家的长辈给塞一点平时里极不可得的食物,你要佯装推辞,别人会硬塞进你口袋里。如果你没有口袋,这么多福利你根本不可能带回家。根本不可能。

有一次,村里来了一个照像的,选了村里的一个荷花池做背景照起了摊。有一个女孩子有一个粉的衣服,不知道是自己买的,还是别人家送的。有荷花的绿作衬,那件衣服成了全村的女孩子最羡慕的。不知谁大着胆子张嘴去借,那家同意了,于是我们全村的女孩子不管合不合身,多借了那件衣服来照像。我当时被很多人围观,指导着要笑、笑起来。结果照出来的照片比哭还难看,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:不是发自内心的笑还不如哭。这也是我多年不喜照像的原因之一,一到镜头前,我总是不自在,有种被人窥视和强迫的感觉。

现在条件好了,衣服多得不得了。有的人买了新衣,吊牌没取掉,放到柜

子里就忘记了。这么多年我搬了很多次家。每次我总是对自己说,要学会断舍离。可是我的衣柜最深处总有一件穿不上的旧棉袄。这件棉袄是现在流行的中式:圆圆的小领子,蓝色的底子上面有着小象和长颈鹿,盘扣上有金色的丝线。我和妹妹各有一件。母亲不懂得流行什么,但衣服的寓意和搭配极好。三十多年了,衣服已经有些许褪色,摸起来已经有些僵硬。我曾试图翻新一下,但只是一想就知道自己错得离谱:一翻新不是连母亲的一点气味也没有了,那是母亲沾着头油一针一线缝制的衣服。是的,那是母亲留给我的唯一的物品。

那一年,母亲得了胰腺癌。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,就说母亲没病。她常常在寒冷的冬夜里疼得满头大汗。母亲在不疼的时候,就在家里边给我和妹妹做棉袄。那时候还是夏天,我们都还小,没有常识也不敢想母亲会得病,认为母亲是想早点给我们准备过年的衣服。后来母亲去南阳一趟回来,一切都变了。她的腹部多了一

“光影石狮”间 城乡新颜入眼来

●卢寅

狮情画意

1月下旬,机缘巧合下我加入了一支外省来石狮乡镇取景的电影剧组,做了回镜头里的路人背景,成了实打实的“龙套”。因签了保密协议,影片的相关信息无从细说,虽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背景角色,但反复走位、配合调度的过程,于我而言却是一次别样的小挑战,而这三日的剧组经历,也让我对生养我的石狮,有了更为真切、深刻的新认知。

拍摄的场地就落在石狮的沿海乡镇,外省剧组的工作人员操着各地口音,忙着布光、走位、调试设备,步履匆匆却井然有序。周边的村民们围在一旁看热闹,却始终守着分寸从不添乱,骨子里的朴实与热情藏都藏不住。有人搬来竹椅木凳让大伙歇脚,村里阿婆端着温热的茶水挨个儿递,阿叔们会主动搭手搬些轻便的道具,闲来还会拉着剧组的人唠上几句家常,朴实的笑容,暖心的小动作,没有半分生分。一句地道的闽南话“你慢慢,别急,咱们石狮风景很美、东西很好吃”,便把海边乡镇人的热情,揉进了

细碎的日常里,也道尽了这座城刻在骨子里的包容。这份包容,是讨海人闯海归来的豁达,

往来中铸就的宽厚,容得下四方来客,也容得下千里之外的剧组在此扎根取景,让异乡的客人在这片乡土上,寻到了踏实的归属感。

拍摄间隙抬手打量周遭,目之所及皆是熟悉又新鲜的乡景。乡镇的街巷依旧留着闽南乡土的模样,红砖矮墙、青石路面,藏着儿时的记忆,却又添了新模样;坑洼的小路铺得平整,巷口立了清晰的导览牌,边角的空地改成了小巧的休闲区,草木葱茏间尽是惬意。不只乡镇,整座石狮都在悄然蜕变,如八卦街的骑楼守着老石狮的底色,却多了文创小店、特色食铺的鲜活;黄金海岸的栈道蜿蜒向海,旅游配套愈发完善,祥芝渔港旁,讨海的烟火气里,也多了游客打卡的身影。这座以服装立城的城市,正慢慢把文旅的文章做活,引得各地游客慕名而来,看海丝风光,尝闽南小吃,逛古厝老街,在守着乡土根脉的同时,开出了多元

发展的花。

做“龙套”的这几天,虽琐碎却难忘,它让我以别样的视角,看见石狮的成长。它从未丢掉闽南乡土的魂,红砖古厝、闽南乡音、渔家烟火,皆是刻在骨血里的乡韵;又踩着时代的步伐,不断更新着模样,城市建设愈发精致,民生配套愈发完善,文旅发展愈发多元,在发展中守着自己本真,在包容中稳步前行。

石狮,如今已成了不少知名影视剧组的取景地,这片兼具闽南古韵与现代活力的乡土,一次次走进光影之中,被更多人看见。我不过是光影里的一个小小背影,却在这三日的龙套经历里,读懂了家乡的蜕变。海风依旧吹拂着石狮港湾,石狮这座城,正以包容为帆,以发展为桨,在时代的浪潮里,驶向更鲜活的未来,而这你家乡的美好,藏在每一个乡镇的街巷里,藏在每一个石狮人的心底,被我们细细珍藏,深深自豪。

烟火诗行

今天休息

●赵层

风儿,走着猫步
轻轻进入房间
想是要躲避冬天的寒

调皮的家伙
一会儿爬上墙
把挂历轻轻翻看
一会儿跳上书桌
将未完的诗稿默念
一会儿绕着杯沿
把氤氲的茶香轻搅
转过身,又把我披肩的
长发打散——
想重新帮我梳理一遍

算了
我一点也不觉得倦
请不必多言相劝
给我点自由空间……

她很乖
临走时
轻抚窗帘
又吻了吻窗台上的吊兰



流年光影 张军寰 摄

一棵千年雅榕的烟火与风雅

●林富榕

草木寻趣

了,树围8米多,树高20余米,得好几个人手拉手方能合抱。

听姐夫说,古榕枝干离地面很近,且坚实有力,他读小学的时候,每到放学时间,经常约同学爬到树上捉迷藏。胆子大的,甚至可沿着树干方向攀爬,直到树梢处滑落到地上。不过,现在的古榕应该是不让攀爬了。据树上悬挂的保护牌记载,2013年,这株古榕被永春县政府列入古树名木名录,保护等级为一级。这几年,相关部门对其生长环境进行了保护性提升。如今,树下设有树池稳固根基,铺设铁丝网保护根系,还立有宣传牌,引导大家共同守护古树。

站在树下,我忍不住触摸古榕的主干,那些斑驳的树皮,似乎在和我诉说它沧桑的过往。听说早在南宋时期,大

儒朱熹曾与理学家陈知柔同游蓬壶,还在蓬壶讲学,不知他们是是否路过这座山,来到这棵榕树下,瞻仰一番,吟诗一首?

日常虽见过榕树无数,但树龄九百多年的古榕却是第一次见。我不忍离开,继续在树下绕了一圈又一圈。突然,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现象,这棵古榕已近千年,却没有榕树的明显特征气生根。当我把这个疑惑抛至网友交流群时,网友和专家们都予以确认,这棵古榕应为雅榕,雅榕几乎不长气生根。

为了验证答案,我再次回看保护牌,上面赫然写道,这棵古榕是小叶榕,也称雅榕、红榕,拉丁名是Ficus concinna Miq.。因近来开始学习植物的拉丁名,我查阅资料得知,Ficus为榕属的通

用属名,种加词 concinna意为优雅的、整洁的,这应该就是雅榕的由来。Miq.是荷兰植物学家Miguel的姓氏简称。据称,1847年,Miguel发表原始基名,1867年正式确立现用学名。

颇为有趣的是,搜寻雅榕相关信息的过程中,我竟然在植物科普大咖一帆老师的花言草语公众号上,看到了他专门写雅榕的一篇科普文章。他在文中写道,福州栽植榕树历史最早,公元904年,王审之为闽王时就开始栽植,至今有1000多年栽培史,福州因此称为“榕城”。而福州历史最悠久的千年古榕也是雅榕,也看不到气生根,树冠为福州十大古榕之首,故称“榕树王”。

马年第一天,既目睹了千年古榕的风采,又学到了新的植物知识,还顺藤摸瓜挖到了榕树的历史,真是不虚此行!这也再次验证了我的一个观点,家门口的自然是一方宝藏,只要你愿意多观察多思考多记录,亦能收获满满的知识。